

红 领 巾 书 架

卓娅和舒拉

GE MING YING XIONG ZHU YI CONG SHU

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著 尤 侠 译



5

21世纪出版社

卓娅和舒拉

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著 尤侠译

21 世纪出版社

目 录

杨树林·····	(1)
新的生活·····	(3)
重新在家里·····	(5)
女儿·····	(6)
儿子·····	(7)
弟弟和姐姐·····	(11)
“看看人去，见识见识世界去！” ..	(15)
冬季·····	(17)
擦不掉的印象·····	(20)
远行·····	(22)
一 一年之后·····	(23)
团圆·····	(27)
过节·····	(30)
夜晚·····	(32)
迁居·····	(35)
悲痛·····	(36)
没有父亲·····	(39)
新学校·····	(40)

希腊神话·····	(43)
我们爱好的书·····	(44)
新大衣·····	(45)
“赤留斯金”·····	(46)
年长的和年幼的·····	(48)
加入少年先锋队·····	(51)
美妙的旅行·····	(52)
“蓝色的夜，像火焰一样地飞腾吧！”·····	(53)
日记·····	(58)
“白棍儿”·····	(63)
《牛虻》·····	(65)
桃红色衣裳的女孩子·····	(68)
打赌·····	(71)
丹娘·索罗玛哈·····	(73)
首次的工资·····	(76)
蔚拉·谢尔杰夫娜·····	(80)
最高的尺度·····	(82)
化学的评分是“很好”·····	(85)
独处自省·····	(87)
领袖的话·····	(89)
“不言而喻”·····	(91)
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家·····	(93)
除夕·····	(95)
苦难的日子·····	(98)

又在家里了	(100)
阿尔喀基·彼得罗维奇	(102)
同班的学友	(104)
绿树间的风声	(109)
舞会	(111)
六月二十二日	(114)
战争中的日子	(116)
出发	(117)
“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	(119)
最初的炸弹	(121)
“你用什么帮助了前方?”	(123)
辞别	(125)
日记本子	(131)
“丹娘”	(133)
在彼得里斜沃	(136)
克拉娃的述说	(140)
舒拉	(148)
由全国各处	(149)
“祝我一路平安吧!”	(151)
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消息	(152)
“我很愿意活下去”	(153)
书信	(158)
壮烈地牺牲了	(160)

杨 树 林

唐波夫省北部有个村子名叫“杨树林”。

村子周围种着黑麦、燕麦和黍子的农田伸展得很远很远。靠近村子的地面被深谷割裂得零零散散。深谷逐年扩大，陡峻的高坡上，那些低矮的农舍像要跌落到谷底去了。一到冬季深谷里穿行着饥饿的野狼。我小时候很怕在冬天的夜晚走出屋外：冷，死气沉沉，天边无际的雪。可是一到春季，一切都显得生气勃勃了。草原上盛开着野花。绿茵茵的嫩草复盖着大地。到处是红的、蓝的、金黄的野花。雏菊、铃铛花、矢车菊可以满怀地抱回家去。

我们的乡村很大，差不多每户人都有到唐波夫，平兹，甚至莫斯科去做工挣钱的。可怜的一小块土地是不够养活一家贫苦农民的。

我生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父亲齐莫菲·西门诺维奇·秋里阔夫在村公所当文书。他没有受过教育，但却读书识字，甚至可以说博学多识。譬如有一回，他在与人交谈时说：

“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里面关于天体说

明，与您的说法完全不相同。”

我上过三年当地的农村小学。一九一〇年秋季，父亲把我领到基尔山诺夫城去投考一个女子中学，去那儿读书的农村孩子是很少的。我至今还保持着对这一时期温暖的，感谢的回忆。阿尔喀基·别洛乌索夫在我们学校讲授数学，讲得明白有趣。他的夫人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讲授俄文和文学。

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是那样活泼、年轻、和蔼可亲。她不用任何开场白，开始就念道：

“树林脱下紫色的衣裳……”

她努力给我们讲解俄罗斯文学的动人力量。我们深深地陶醉于她所描述的美景之中。听着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的讲授，我明白了：教师工作是一种高度的艺术。一个真正的好教师必须具有活泼的心灵，清晰的头脑，当然，还必须非常喜爱儿童。

另外，还有一些很使我怀念基尔山诺夫中学的事情。我爱好绘画，有一次，美术教员谢尔杰·谢民诺维奇·波马佐夫对我说：“您需要学习，您有很大的绘画天才。”

我们上他的课除了学习绘画技法，还了解了构成美术精神的东西，是在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学会随时随地了解生活。谢尔杰·谢民诺维奇给我们介绍

了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唐等大画家的创作。那时候，在我心里就萌发了到莫斯科去，到柯列佳柯夫画馆参观的念头……

我渴望继续学习，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里的生活非常困难。中学毕业以后，我就回到杨树林来了。

新的生活

关于十月革命的消息，我是在基尔山诺夫知道的。我没有清楚地了解一切，仅记得有一种欢欣的感觉。一个盛大的群众的庆祝节日来临了。城市中充满了热闹、狂欢，红旗迎风飘扬着。在大会上，普通的工人、士兵登台演说，响亮地说出新的充满信心和力量的字眼：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共产主义……

我到家后两天，我的哥哥谢尔杰（他是我童年的伙伴和朋友）就参加红军去了。我也毫不迟疑地到人民教育局去，他们立刻分派我到索罗维延卡村任小学教员。

索罗维延卡村是一个贫穷偏僻的小乡村，距离杨树林三俄里。小学校是一所地主的旧宅，远远地就可以看见满树鲜艳火红的山楂，很悦目地伸到窗前。这所房子是相当坚固、宽敞的。有前庭、两间

屋子和一间小厨房。较大的一间是教室，带有铁板窗的一小间是指定给我住的。

我放下行李就到村子里去了。我要把村子里所有达到学龄的儿童都登记起来。村里人开初都对我抱怀疑的态度，后来才渐渐跟我畅谈了。一位身高、枯瘦的老太婆似乎不耐烦地皱着眉头对我说：

“你登记那些小丫头是多余的。她们没有什么可学的。织布、纺线、将来嫁人。这些还用得着识字吗？”

我用我哥哥的话回答说：“现在不是以往的时代了。今后人人都要开始过新生活了，人人都得学习。”

……第二天教室就挤得满满的了。前一天我登记的三十个孩子全来了。挨近窗户边的一行坐着年幼的孩子，是一年级学生。中行坐着二年级学生。靠另一边墙坐着年龄最大的孩子。

“您好，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欢迎您！”我听到了不整齐的孩子们的问安。

“你们好，谢谢你们！”我回答了他们。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第一课。一个人同时教三个班，我觉得很吃力。趁着年幼的孩子热心地学习写字母，年龄大的孩子在作数学题，我就给当中的孩子讲为什么日夜交替。接着我又去看孩子们的数学本子，中级班这时写哨音字母后带有软音符号的阴

性名词。年幼的孩子们写字母写得厌倦了，我回到他们桌前，他们就开始一字一字地念：“妈——妈”“玛沙——吃饭”。

我全心全意地工作着，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快活。日子在不知不觉地过去。

重新在家里

我在索罗维延卡做了一个冬季的教员。新学年开始就把我调到杨树林来了。我很舍不得离开索罗维延卡的孩子们，但这个调动也使我高兴，因为我又能重新在家里，在亲人之间，多么好！

回到杨树林后，我又遇到了童年时代的朋友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他和我同岁，但他比我老成，比我有经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红军中服役了一年兵役，现在他在杨树林管理阅览室和图书馆。演剧小组就在阅览室里集合排演。杨树林和周围村子里的青年们准备演出“贫非罪”。我扮演留葆夫·果尔杰夫娜，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扮演了留比木·托尔佐夫。他是我们的领导人兼导演。他给我们的指导是愉快的、饶有趣味的。他笑时，声音很大，不易遏止。我再也没有听见任何人这样天真地欢喜地笑过。

不久以后，我就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结了

婚，我搬到他家里去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同他的母亲里吉亚·菲多罗夫娜，弟弟菲嘉在一起生活。另外一个弟弟阿列克谢在红军中服务。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相处得很好。他是一个有涵养，不随便甜言蜜语的人，但是我在他的每一顾盼，每一举动中全感觉着他对我的关怀，我们彼此是不需说明就能互相了解的。

在我们知道了就要有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一定是儿子！”我们这样断定，并且共同给孩子取了名字，还预测了他的未来。

孩子生下来了。

“恭喜，柳鲍娃·彼得罗夫娜，得了一位千金”，接生的老太太笑着对我说。这时在屋里听见了婴儿的啼哭。这是一个白脸、黑发、蓝眼、身体很小的女孩子。一瞬间，我觉着我一向也没有盼望过儿子，我一向所盼望的就是这个女孩子。

“我们给女儿起名叫卓娅。”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

我同意了。

这是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三日。

女 儿

我曾深信我能在一千个新生的婴儿中，认出自

己的小女儿来，我相信她的脸和眼睛的表情是特殊的，她的声音也是与众不同的。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似乎能够一连几个钟头看着她怎样睡觉，怎样在梦中把小手由被子里伸出来……

有一天，女儿认识我了。这是最好的，最愉快的一天，我永远都记得这一天。我在摇篮上俯下头去，卓娅注意地看了我之后，想了想，就忽然笑了。人家全对我说是无意识的微笑，说这么大的孩子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地笑，可是我却知道实际上不是这样！

卓娅生得很小。我常常给她洗澡。农村里的人说，洗澡能让婴儿长得更快。她在新鲜空气中的时间很多，虽然冬季已经近了，可是她仍旧露着脸在院子里睡觉。我们并不无故地把她抱在怀里。我的母亲和婆婆全都劝我这样做，免得把孩子宠坏了。卓娅在夜里睡得很甜，不要人摇她或抱她。她长大了也很安静。

我还记得，当卓娅会说“妈妈”、“爸爸”之后，还会说一句奇怪的话：“阿波！”以后我们猜中了这句话的意思，原来是：“抱我起来！”

儿 子

卓娅还没满两周岁，她的小弟弟舒拉就诞生

了。这个男孩子生下来就大声哭叫。他喊叫的声音很粗，哭起来就不停。他比卓娅肥大和健壮得多，但是眼睛却同她的一样亮，头发也是黑的。

在舒拉出生以后，我们就时常对卓娅说：“你是姐姐”，“你是大孩子”。吃饭的时候她和成人坐在一起，但是坐在高椅子上。她很照顾舒拉。如果橡皮乳头由他的嘴里落出来，她就给他放入嘴里，如果他醒了，而屋里又恰巧没有别人，她就摇摇他的摇篮。这时候，我也常常要卓娅帮助我作些事情。

有一次我正在挤牛奶，蝇子落在牛身上，它忍不住一挥尾巴打着了我。卓娅很快地一手抓住牛尾巴，一手用树枝驱逐蝇子，嘴里说着：“你为什么打妈妈？你别打妈妈！”以后她看着我，似乎是问，又似乎是肯定地说：“我帮助你！”

看着两个孩子在一起才有趣哪：卓娅那么瘦小，舒拉那么肥壮。

舒拉在一岁半的时候，力气就比卓娅大得多。但这并不妨碍她照顾他，并且有时候严厉地训斥他。卓娅一开始说话就说得清楚，始终没咬过舌。可是舒拉三周岁还不会说卷舌音。卓娅很为这事耽忧。

“舒拉，你说：列舍托”她要求道。

“勒舍托。”舒拉重复说。

“不对！你说：列。”

“勒。”

“不是‘勒’，是‘列’！你这孩子，多么糊涂！”

有一次卓娅忍不住了，就用手在他的额上打了一下。可是两岁的学生比四岁的先生更有力量，他愤慨地摇摇头就把卓娅推到一旁去了。

“去吧！”他气愤地喊道：“你干什么打人！”

卓娅惊讶地看着他，但是并没有哭。过了不久我又听到了：

“你说柯罗瓦支。”

舒拉的声音驯服地重复着：

“柯洛瓦支。”

我不知道舒拉是否了解他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但是从很早的时候起他就会利用这一点。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总是委屈地说：“我小！”他知道我们爱他，他想使所有的人：卓娅、我、他的父亲和祖母全都服从他的意志。

有一次舒拉因为要在午饭以前吃酸甜的粉羹，大声哭号起来了。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由屋里走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舒拉自己，最初他仍然大声哭叫：“给我粉羹！”后来他决定不多说费话

了，只是简单地喊：“给我！”“我要！”但是，他感觉到屋里没有声音，抬起头来看了一遍，就不哭了。既然没有人听，还值得费力气假装哭吗？他考虑了一会儿，就开始堆木片玩。嗣后我们回来了，他看见我们回来，又打算哭。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严厉地对他说：

“如果你哭，我们就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我们不再和你一起住了。明白吗？”

舒拉不响了。

又一次，他在哭的时候，通过手指缝偷看我们，是否同情他的眼泪。可是我们丝毫没有理会他，阿那托利在看书，我在改学生们的本子，这时候舒拉就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一样，悄悄地爬到我的腿上。我轻轻地在他的头发上拍了一下，就把他放在地板上，自己仍旧继续工作。这两回事把他治好了。当我们不顺从他的时候，他的撒娇，哭号停止了。

最有趣的是，如果卓娅不了解什么，她会率直地承认。可是舒拉自尊心特别强，“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很难由他口中说出来的。为了避免承认不了解某一种事物，他任何狡猾的办法都会使用。有一次阿那托利买了一本有趣的图书。我指着火车头问他：

“这是什么呀？”

舒拉叹了口气，踌躇一会，忽然带着诡诈的微笑说：

“你自己说好了。”

“这是什么呀？”

“小鸡儿，”他迅速地回答。

“对啦。这是什么呢？”

画着的是他不认识的、奇怪的动物骆驼。

“妈妈”，舒拉要求说：“你把这页翻过去，给我看看别的吧！”

我想知道他还能发明出什么遁词来。

“这个呢？”我指着河马狡猾地问。

“你等一会，我吃完了就告诉你。”舒拉回答说。然后他就开始那样细嚼，好像他完全不打算嚼完似的。

于是我又指着书上一个身穿蓝色长衣，带白围裙的女孩子问：

“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舒拉？”

小舒拉眨眨眼睛微笑着说：

“你自己问她吧！”

弟弟和姐姐

在夏天，卓娅接连着几小时几小时地拿着网子捕蝴蝶，采野花，然后再去洗澡，并且一个人在河

里洗她的衬衣，晒干后再穿着回家。

似乎现在我还能看见她五岁时的样子，被太阳晒得赤红的脸，明朗的灰眼睛。伏天的急雨刚刚停了，树叶上还落着大水点，可是卓娅已经赤着足，踏着温和水洼，笑着向我跑来，让我看她身上被浇湿了的衣裳……

孩子们喜欢爬到板棚的顶上或教堂的钟楼上，这是他们醉心的瞭望台。这时全村子像在手掌上一样，一目了然。更远的地方是野地，野地中间是周围的村落。……可是在它们后面，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有什么呢……

回到家，卓娅挨近我坐下，就问我：

“妈妈，杨树林村外边是什么呀？”

我告诉她，那边是“太平社”、索罗廷卡、巴夫洛夫卡、亚历山大罗夫卡、普鲁德基。

“还有什么？基尔山诺夫的那边是什么？唐波夫的那边就是莫斯科吗？”她叹了一口气，又说：

“能到那里去才好哪！”

在父亲有空的时候，她就爬到他膝上，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她像倾听最迷人的故事那样，听父亲讲五光十色的大世界：高山、蓝色的大海、浓密的森林、远方的大都市和那里的居民。这时卓娅的嘴半张着、眼睛放着光，有时甚至好像忘了呼吸。听到最后，她就满足地在父亲怀中睡着了。